

#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 Semantic Prototype of “NP-Shang” and “NP-Xia” in Modern Chinese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6-12-24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王, 棋, WANG, Qi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2070">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2070</a>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3.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NP 上”和“NP 下”的语义优先识解

王 棋

## 要旨

中国語における「上/下」といった空間的な概念は、複雑な用法を持ちながら、使用頻度の高い言語的な要素として既に多く論じられてきた。しかし、従来の研究は主に言語事実の描写に着目し、それぞれが持っている意味特徴について十分な認識がなく、意味拡張のメカニズムに関する理論的な研究は極めて少ない。そのため、本稿では、「NP 上/下」構文における両者の意味的な非対称の現象を取り上げる。認知言語学的観点から、各構文の中核的な意味及びその意味拡張を考察する。加えて、両者間に意味的非対称性が生じた要因を説明する。「上/下」は、話者の注目する部分により、「容器」「経路」のいずれかのイメージスキーマが優先的に選択されて意味解釈なされる。

**关键词：** 意象图式、路径图式、容器图式、认知模式、优先识解

## 0.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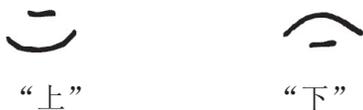
“上”与“下”是汉语中两个使用频率高、用法多样、语义丰富的语言成分。从认知视角来看，本源自同一事象范畴的“上/下”有着天然的“亲缘联系”（家族相似性），具备并传承着共通的语义特征，然而，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其虚化程度和语义扩展路径却存在种种差异。“上/下”呈反向关系的语义演化却并不是相平行的，其语义和用法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

本文将着重考察“NP 上”和“NP 下”的种种不对称表现，分析潜藏其间的“上”和“下”在认知模式上的差异，探寻二者的共有语义特征和专有语义属性，理清其语义关联关系，揭示导致二者产生识解差异的认知理据。具体地说，我们将通过对比分析方位词“上”与“下”同时具有的两种认知意象图式（路径图式和容器图式），提取“上”与“下”的核心语义特征，并在进一步考察二者区别于“里”的语义及功能特征的基础上，分析“NP 上”与“NP 下”的优先识解模式及其认知倾向。同时，说明在“NP 上/下”结构中，突显或制约“上”、“下”的语义特征实现的深层机制。

### 一、“上/下”的原型图式

我们知道，有关空间方位的认知是人类思维的出发点，是对其他概念或事物进行认知的基础。“上/下”在汉语中是使用频率极高的基本词汇，也是人们在认知世界的进程中最早确立的方位之一。“上/下”的静态空间表达在其语源的演化发展过程中是有迹可寻的，我们从中也能得到一些启发和线索。

“上”和“下”都是指事字，在甲骨文当中分别标记如下：



“上”的下方弧线标记位置的界标，上面短横标记“上”的指事意义，即意为在某界标上面。与此相对，“下”的上方弧线标记位置的界标，下面的短横标记“下”的指事意义，即意为在某界标下面。这种含义到了金文则标记得更为明显，“上”“下”则写成：



显而易见，“上”的基本语义就是“在某界标参照物的上面”或“在某界标参照物的上方”；“下”就是“在某界标参照物的下方”或“在某界标参照物的下面”。到了篆文时期，“上”写作“上”，其指向更为清晰，下面的长横代表水平线，上面的竖线为指示性符号，代表事物的位置，定向为“↑”垂上，表示该事物空间位置在水平线以上这一概念。“下”则记为“下”，方向朝下“↓”，与“上”呈反向对称关系。

“上”和“下”的汉字标记演化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问题的线索和依据。表达空间方位是“上/下”的第一要义。当指明一个物体的空间位置时，人们总是厘定该物体与其他物体的相对位置。这里我们用图 1(王棋 2016)描述主体 TR(Trajector)与相对界标 LM(Landmark)的位置关系。

在设定了方向的静态空间中存在着两个事物：TR 和 LM。并规定 TR 处在高于 LM 的位置，且 TR 与 LM 为非接触关系。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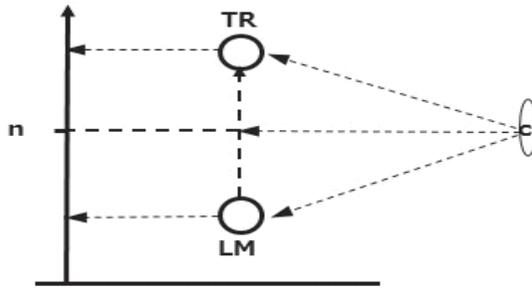


图 1

其中, TR 是被凸显的焦点目标物, 界标 LM 作为参照体, 为焦点主体的方位提供参考, 由于 TR 与 LM 为非接触关系, 两者之间距离为  $P$ 。另外, 左侧的实线箭头表示空间垂直方向,  $N$ (Norm) 为标尺基准。右侧  $C$  为认知主体, 其视线移动用 TR 到 LM 间的虚线箭头来标示。同时, 认知主体的视线及 TR 和 LM 都可以分别被投影在标尺上。这样, 认知主体用名词“上/下”表征空间关系时, 以  $N$  为基准分出相对的两个部分。  $N$  表面及高于  $N$  的所有空间范围都可以用“上”表示,  $N$  表面及低于  $N$  的所有空间范围都可以用“下”表示。当认知主体的视觉焦点投放在 TR, 表达 TR 与 LM 的空间位置关系则为: “TR 在 LM 上”。当认知主体的视觉焦点关注 LM 时, 人们会说“LM 在 TR 下”。这种以观察者自身位置为参照点的现象称之为“自身位置参照”(方经民 1999)。

当我们把 LM 具体化为客观事物 ( $LM=NP$ ) 时, 对于图 1 中“NP 上”和“NP 下”所表述的空间位置关系, 可以分别标记为图 2、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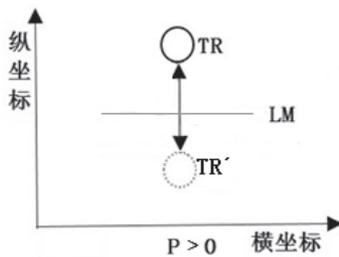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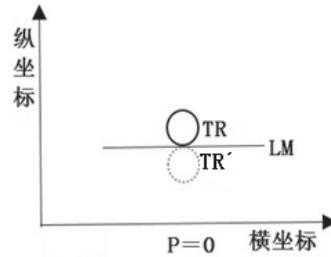


图 3

就是说, 当  $P > 0$ , “上/下”表征空间位置的高低(上部空间与下部空间)的对立关系; 当解除位差限制,  $P = 0$  时, “上/下”表述则“附着于……表面”

的反向对立的语义关系。

通过对原型图式的分解，我们可以看出“上/下”的基本语义特征所呈现的具体的对立及对称关系主要体现为：①位置高低-“上方/下方”对称；②“上面/下面”-反方向对立。如此看来，从理论上说，在表征空间范畴时，“NP上”和“NP下”应呈现一一对称关系，然而事实却不尽然。

请先看一组例句：

- (1) 东墙上懒懒的爬着几蔓牵牛花，冷落的开着几朵浅蓝的花。院中一个妇人，蓬着头发蹲在东墙下，嘴里哼哼唧唧的唱着几曲，奶着一个瘦小孩，…… (老舍《老张的哲学》)<sup>1</sup>
- (2) 当附近的牧民们发疯似地奔向车祸现场时，发现这位战士将儿童紧紧地护在身下，而他身上则压了许多煤块。  
(《人民日报》1994年1月25日)
- (3) 就如同茶杯打破了，茶杯里的水流在桌上，地下，用抹布、拖把，把它再擦拭起来，一点都不少。  
(《包容的智慧》)
- (4) 这里太静谧了，静谧得就像晒在屋檐下白亮的蛛网，又像少女笼着轻纱的梦。  
(《人民日报》1998年7月24日)
- (5) 磨棚的顶棚上挂满蜘蛛网，虽然长年无人使用了，但屋里仍发出一股臭烘烘的干牛粪味。  
(雪克《战斗的青春》)

从形式上看，上述各句中的“NP上”和“NP下”是相对称的。可是，通过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例(1)的“东墙上”描述的是“牵牛花贴服在墙面上”的景象，而不是指与“东墙下”相对的上方高处位置；例(2)中“身上”突显了“面”的接触，而“身下”所勾勒的是立体空间意象，这说明二者的语义并不是真正对称的。为此，我们应该重新分析“NP上”和“NP下”的语义特征，并探究造成其语义不对称的内在理据究竟是什么。

同样，尽管例(3)“桌上”与“地下”表达的都是“水在桌面上、地面上”、例(4)(5)“屋檐下”和“顶棚上”表达的都是“蜘蛛网结在某物下表面”的场景，而说话人却采用了两种反向对立的表达方式。另外，即便把“地上”换成“地下”、“屋檐下”换作“屋檐上”，也丝毫不影响整个句子的语义表达。这说明“NP上”和“NP下”在某种语境中会失去相对立的语义特征，甚至可以互换。那么，二者消除对立并可互换的语义基础又是什么？

下面我们就将从“上/下”的语义解读模式入手，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

<sup>1</sup> 本文采用的例句大部分源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现代汉语语料库，未标出处的例句为笔者自造。

## 二、“上/下”的语义解读模式

人的空间认知在本质上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对外界事物的空间认知以及对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是通过观察者的识解能力来实现的，因此，对同一空间或空间关系，人们会有不同的认知方式，会在头脑中形成不同的意象，对“上/下”的识解就常常掺杂着这样的主观因素。

“NP 上”和“NP 下”对空间位置的表述，可以分别用路径图式(Source-path-goal)和容器图式(Container schema)加以诠释。

### 2.1 “NP 上/下”的路径图式

“NP 上/下”都可以用路径图式进行描述，二者的语义性质相同，其共有语义特征可解读为“接触”。如下图(图 3 的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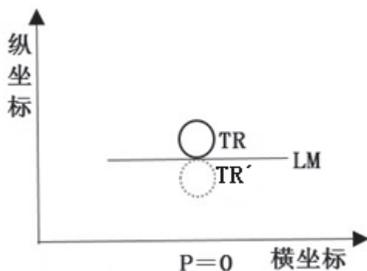


图 3 “上/下”的路径图式

上图可以说是原型图式(图 1)的一种变式。也就是说，当图 1 中的路径  $P=0$  时，我们可得到图 3，其中， $LM=NP$ (客观参照体)，目标物  $TR(TR')$  与参照体之间形成的静态的存在关系为“接触”。就具体的语言表达而言，当认知主体关注  $TR$  时，我们说“ $TR$  在  $NP$  上”；相反，当  $TR'$  成为焦点被关注时，我们会说“ $TR'$  在  $NP$  下”。如：

- (6) 他们身下铺一张瓦楞纸，身上盖着薄床单，在雨中度过了世纪交替的夜晚。  
(新华社 2001 年 1 月份新闻报道)

显然，以“身体”为参照体，“床单与身体的上表面、瓦楞纸与身体的下表面”呈接触状态。“NP 上/下”形式和语义上相对立。再如：

- (7) 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便条信纸，……。(《蒋氏家族全传》)
- (8) 突然，我发现餐盘下压着一张字条。(《读者》)

- (9) 面前是一张土垒的泥桌，桌上摊着一张报纸，纸上放着一盏带玻璃罩的马灯……。(李佩甫《羊的门》)
- (10) 武林从头上卸下帽子，他戴的是火烧头棉帽，帽壳里垫着牛皮纸，头油把牛皮纸蹭得黑乎乎的，牛皮纸下放着一张五十元人民币。(贾平凹《秦腔》)
- (11) 当时车上的收音机还开着，雨刷上夹着一纸加油站的收据。(《挪威的森林》)
- (12) 我环顾四周，看不见一个人，便在路灯下写了一张字条，压在小红车的雨刷下。字条上，我写明自己的姓名、电话，希望车主与我联系。(《诚实与信任》)

上述例句中“NP 上”都描述目标物与参照体的上表面的接触；相反，“NP 下”都反映目标物与参照体的下表面的接触。“NP 上/下”所描述的事物间的关系可被理解为“接触”。“NP 上”和“NP 下”在形式和意义上均相对称，二者呈现出清晰的反向对立的语义关系。

不过，大量的语言事实表明，与“下”相比，“上”的语义更加开放和宽泛。请先看例句：

- (13) 写字台上的照片粘在玻璃上怎么拿下来啊？  
这里“写字台上”仍然客观反映“照片”与“写字台”间的“接触”；而“玻璃上”所反映的是“照片黏在玻璃板的下表面”的情景。再如：
- (14) 沈天伊在车窗的玻璃上不停地画着圈圈，闷闷不乐，哼哼唧唧。(晴格格《攻妻记》)
- (15) 天棚上挂着一个大吊灯，八仙桌上点着一对高大的红蜡烛。(周立波《暴风骤雨》)
- (16) 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张爱玲《倾城之恋》)
- (17) 他在鞋底上磕磕烟锅儿，蓝布鞋帮上用白线密密地纳了云彩似的图案。(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 (18) 我所以不喜欢在雨天坐车的理由，那是因为我还不曾有一件雨衣，而普通在雨天的电车里，几乎全是裹着雨衣的先生们，夫人们或小姐们，在这样一间狭窄的车厢里，滚来滚去的人身上全是水，……。(施蛰存《梅雨之夕》)

同样，例(14)(15)所反映的都是出现在玻璃的侧面或天棚的下表面的景象，例(16)中的“天花板上”可被解读为“天花板的表面”。即便事实为“天花板

下”，为了凸显“接触”义，反而使用了“天花板上”这样的表达形式；例(17) (18)中则意味“鞋、身体”的任意表面。

以上考察充分说明在“上”的认知模式中，“接触”义更容易被突显，以致“向上”这一方向性含义常会有所弱化、泛化。“NP上”不仅可以表达“与作为载体的NP的上表面接触”，还可以推及“与NP的任一表面的接触”的描述。同时，其所描述的景象明显是“外显的，可视的”。

下面，我们通过与“上”对比，来看看“下”的情况。

(19) 书下压着一面小圆镜，背面一幅淑女照笑容可掬。

(1994报刊精选)

(20) 一滴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我不想去擦它。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从“无”到“无”吗？我的手又触到枕头下的旱烟袋。

(戴厚英《人啊人》)

(21) 瓶子上写着生产日期。

(22) 瓶子底下写着生产日期。

在例句(19) (20)中，“书下、被子下、枕头下”等明显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上”“下”共有语义特征中的“接触”义素，而在例(21) (22)中，“接触、附着”于瓶子的任一表面(瓶盖、瓶身甚至是瓶底)时，我们都可以将其表述为“瓶子上”，而不必顾及“生产日期”的实际书写位置；相反，如果要说明“生产日期”标注于“瓶子底部”这一位置时，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意象及其表述方式通常为：将作为参照体的“瓶子”解读为其“瓶盖为上表面，瓶底为下表面”，因此，要明确地说“(瓶盖上)瓶子底下”。

如果说“瓶底下”仍然有“接触”义的话，那么下面的例句中“玻璃、身体以及柿子树”等就只是作为指示目标主体存在的空间参照，目标主体是否与参照体“接触”则不再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23) 记者在现场看到，……(中略)，司机右侧的玻璃窗已被打碎，左侧挡风玻璃下有一摊血迹。(新华社新闻报道2002年7月份)

(24) 50条警犬排成一排，其余50条警犬从它们的身下匍匐穿过……  
(新华社新闻报道2004年9月份)

(25) 可是金枝好像患著传染病的小鸡一般，霎著眼睛蹲在柿身下，她什么也没有理会，她逃出了眼前的世界。(萧红《生死场》)

同时，处于下方或下侧面的事物不易被察觉，这意味着“NP下”的方向指别特征要求明确鲜明，因此，“处于某事物下方”这一要素愈发显得强势。这一点通过与“NP上”对比，一目了然。如：

(26) 玻璃下是一盏小灯，映出写在玻璃上的座排号，清晰可见，一目了然。(《人民日报》1993年8月份)

- (27) 归途，那一对走投无路的夫妻已经双双吊死在路旁的歪脖树上，五岁的小女孩跪在父母的尸身下哀戚啼哭。（刘绍棠《狼烟》）
- (28) 参谋痛叫一声以后，定睛一看，七、八个伤兵，躺在他的脚下，他正伏在一个死尸般的重伤兵的身上。（吴强《红日》）
- (29) 在那些敞开的窗户下，晾满了床单和衣服。几根电线从那里经过，有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来到，栖落在电线上，电线开始轻微地上下摆动。一个名叫刘冬生的孩子扑在一个窗户上，下巴搁在石灰的窗台上往下面望着，他终于看到那个叫陈雷的孩子走过来了。（余华《命中注定》）

这里“NP 上”所突显的语义要素均为客体与承载体的任意表面的接触，并且作为载体的一个侧面，整体和部分间的关系是紧密的，甚至是无法分割的；而在“NP 下”的语义中，并不一定必须具备“接触”义素。例(26)–(28)不难看出，“NP 下”通过描述两事物间的高地位差，突显其客观的相互空间关系。以“玻璃”或“身体”等为参照物来标示“玻璃与灯”、“女孩与尸体”的立体空间位置，二者之间的“离析”关系不言而喻，“NP 下”在人的认知中所形成的意象显然是三维的立体空间。

换言之，人们对“上”“下”意象的辨识和心理操作方式是不尽相同的：“NP 上”侧重说明客体与载体的某一部分之间的关系。“NP 下”侧重描述的则是离析的两个独立个体的相互位置。说话人所关注的通常是空间内部的存在关系，从而导致“接触”义在“NP 下”中常常被忽视或消解。这从根本上导致二者语义内涵有所分化：“接触”在“上”的语义中是必有要素，在“下”的语义中是可有要素。主观识解使得“上”的“向上性”泛化，“NP 上”往往优先强调平面的接触与附着，属于二维的拓扑式<sup>2</sup>的认知模式。由于事物间“接触”关系的标示义更为鲜明，其描述的意象通常是可视的外显的。与此相对，“下”的方向性依旧清晰，主要用于描述两事物的客观位置。在“下”的认知模式当中，凸显的是“事物间的相互空间位置(离析的)”，而忽略二者

<sup>2</sup> 从几何学的角度，可以把空间范畴分成拓扑空间、投射空间、欧几里得空间。拓扑空间表示的是一种邻近、包围、封闭的空间关系，当空间由于外力的作用而发生变化时，处于平面上的点与点、线与线、与区域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投射空间是指由一个形状和这个形状投射到平面上的影子构成的空间范围，形状和影子之间缺乏联系的中介，是非接触性的。欧几里得空间指当一个形状被迁移或复写在另一个场所时，其实际量度保持不变。如“中”类，它表示的是目的物和两个参照物之间的一种位置关系，当目的物和参照物整体平移或旋转时，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未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整个线性范围的性状都保持不变，因而属于表示欧几里得空间关系的方位词。客观存在的现实空间就是三维空间，具有长、宽、高三个维度。这里的“维”是指方向，三维即前后一上下一左右三个方向。

之间的“接触”和“附着”关系，“下”的语义侧重体现立体空间的容纳，其认知模式具有投射式认知模式的性质。因此，“NP 下”所描述的意象常常是不可见的、内隐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可以用容器图式重新分析“NP 上/下”的表意特征。

## 2.2 “NP 上/下”的容器图式

界标的维度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会有一定的主观性，会取决于观察者。同一界标会因人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过程的不同而呈现维度表达式的不同(齐振海、闫嵘 2015)。因此，除了上述路径图式之外，“上”和“下”的原型图式还可描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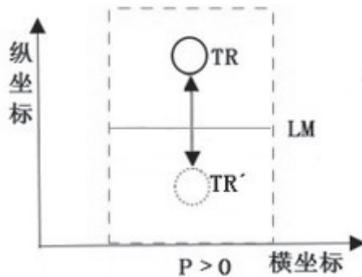


图 4

其中， $LM=NP$ (客观参照体)，当  $NP$  所表达的客观事物呈现出一定的空间性质，尤其是空间范畴的典型成员<sup>3</sup>时，我们就可得到图 4。通过图式不难看出，目标物  $TR(TR')$  分别处于以  $NP$  形成的两个相对的立体空间内。二者之间的关系可描述为“空间容纳”。这与认知语言学给出的容器图式是相一致的。

容器图式常用于勾勒事物间的空间位置状态。此时，“NP 上/下”所表达的空间概念往往与“在……里”相一致，用于突显功能空间。在容器图式中，

<sup>3</sup> 这里所说的范畴及典型成员和边缘成员是认知心理学概念。范畴内部的各个成员依据它们具有这个范畴所有特性的多寡，具有不同的典型性 (prototypicality)。20 世纪 50 年代，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1953) 中论述了范畴边界的不确定性，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以及隶属度，提出了著名的家族相似性理论 (Family Resemblance Theory)，语义范畴的基础是相似性也即相似关系，而不是共同性。原型是范畴内最典型的成员，其他成员有的典型性显著，有的具有非典型性，处于范畴的边缘位置。

“NP 上/下”强调事物的空间位置与所处状态，描述物理空间中两事物间的关系是“容纳关系”。

- (30) 他在字典上看到“旦”字后，在旁边写道：“多么精彩的形象符号——诗之魂。” (《读书》)
- (31) 路易不知道她满嘴的英文词汇全是刚从字典里查到，在唇齿间热炒出来的。 (严歌苓《花儿与少年》)
- (32) 他领着他们两个人走到石堰上一棵柳树荫下坐下。 (赵树理《三里湾》)
- (33) 那腰房当中是个穿堂二门，门外树荫里还安着两块大马台石。 (《儿女英雄传》)

例(30)中“他在字典上看到”绝不是“他在字典的封皮上面看到”的意思，而是将“字典”视为容器，把单词视为容器中的内容物来看待的。同样，例(32)“树荫”覆盖的空间也可被视为容器，“几个人”身处容器当中。“字典上”“字典里”反映“字与纸张”之间的“接触”关系，“树荫下”和“树荫里”刻画的是一种非接触的空间存在关系。容器图式当中的“上/下”都可换成“里”。以(30)为例，我们将其容器图式勾勒为：



图5 “上/下”的容器图式

下面，我们将分别考察容器图式中“NP 上”和“NP 下”的语义共性及其特性。

### 2.2.1 NP 上

请先看例句：

- (34) ‘阿眉在那架飞机上。’‘这不可能。’他在飞机里大喊大叫，我把他死死按在座椅里，他还掏出那封信和我吵着说：‘你看看信，看看信你就知道不可能了。’ (王朔《空中小姐》)

- (35) 吉普车颠簸，朱家臣疲惫地靠在座椅上闭目困盹。  
(1994 年报刊精选 05)
- (36) 大殿上的铜钵里有花，开得真好，冉冉的，像是从钵里升起一蓬雾。  
(汪曾祺《复仇》)
- (37) 一个四十多岁的和尚，他悄然坐在大殿里，看见我们这一群疯子，不知他作何感想，但见他默默无言只光着眼睛望着前面的山景。  
(庐隐《秋光中的西湖》)
- (38) 徽因拉着思成的手，仰着头慢慢地在大厅里挪动着脚步。  
(张清平《林徽因》)
- (39) 大家连忙往外面奔，刚走到大厅上，仆人们便过来阻止说，大门上了锁，街上放满了步哨，交通已经断绝了。  
(巴金《家》)
- (40) 歌唱完了，两个人影叠在一起从过道上走来，登上台阶。  
(《飘》)
- (41) 在过道里走，皮鞋声音很响，她在床上听著，走一步心里一紧。  
(张爱玲《小团圆》)
- (42) 老人象一条野狗，被人们堵在墙角上，乱棍齐下。  
(老舍《四世同堂》)
- (43) 单云田吓得在屋里直打哆嗦，一个劲儿往墙角里躲。  
(王素萍《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
- (44) 巧玉的母亲是个笑呵呵的短脸小老太婆，煮饭的时候把鸡蛋打在一个碟子里，搁在圆底大饭锅里的架子上，邻近木头锅盖。饭煮好了，鸡蛋也已经蒸瘪了，黏在碟子上，蛋白味道像橡皮。  
(张爱玲《小团圆》)
- (45) 天赐主张把青杏摆在小碟子上，盖上菠菜叶。  
(老舍《牛天赐传》)

如前所述，空间范畴也有典型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上述例句中的“飞机、大殿、大厅”有着突出的立体空间特征，可以被视为相对具体完整的典型容器，而“过道、墙角”只是一个大致的空间范围，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相对抽象，我们称之为边缘性容器。“碟子”作为容器来说，有时近乎一个平面，作为空间范畴的边缘成员，其空间性更为弱化。

不过，不论是典型容器还是非典型容器，即使将其后的“里”换成“上”，也丝毫不影响句意的表达。人们在容器图式的认知中，尤其在对非典型的容器概念的认知上，“上”的方向性被淡化，“接触”义得以前景化。同时，空间概念淡化，空间性很容易被忽略。“NP上”突显的是“与承载体的平面接触”的二维意象。这种感知方式往往加入了认知主体的主观性，渗透在语言

表达当中，在具象空间的表述中已然捕捉不到客观空间的意味。如：

- (46) 相片上的奶娘是老得多了，那一双老眼却还是笑成两道缝。  
(冰心《我的奶娘》)
- (47) 在我衣服口袋里，有一张工作证，棕色的塑料皮上烙着一层布纹。里面有个男人在黑白相片里往外看着。(王晓波《万寿寺》)
- (48) 等回到家了，门窗大开，烧水沏茶，一边端了白铜水烟袋吸着一边看挂在中堂上的字画，看得字画上的人都能下来。  
(贾平凹《秦腔》)
- (49) 那样清的水，只有在画里见过，滑溜溜的水像缎子一样轻轻缠裹着我们，让我们像鱼一样自由自在。(《人民日报》1998年)
- (50) 这两天俺都在琢磨着，信上说他们是来营商的，实际上来的几天，没有营商的意思。(李文澄《努尔哈赤》)
- (51) 春枝接过信，放在手上掂了掂，沉甸甸的，她咯咯地笑了，……  
(刘绍棠《运河的桨声》)

作为容器范畴边缘成员的容器是很容易被人们视为平面载体的，(46)(48)(50)(51)中的“相片、画、信”等均可被看作载体，影像和画中人物等则附着于平面之上。同时，人们把这种认知体验概念化，并运用于对抽象事物的空间关系的表达上。例如：

- (52) 清风街上，陈星是第一个唱流行歌的，能唱得和电视上、收音机上唱的一样。  
(贾平凹《秦腔》)

有时出于表达的需要，人们甚至可以利用植被和覆盖物来人为地制造或消解空间概念。如：

- (53) 羽毛球歪着身子躲在左边的草地上，橡皮头躲在草地里，只有雪白的羽毛露在草上面。(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 (54) 牛肉是山上放养的小黄牛，菜是山里的野菜。  
(新华社新闻报道 2003年2月份)
- (55) 但此时的高继友已极度疲惫，当他骑马返回时，马在河上失了前蹄，把他摔到河里，滔滔激流吞没了这位年轻战士的生命。  
(《人民日报》1993年)

人的识解方式一旦范畴化，就会扩大应用范围，即只要强调“与面的接触”，就可以用“NP上”来进行描述，甚至有时客观的“点或线”也会被表述为作为载体的“面”。这也充分说明在描述二维模式的平面接触关系时，人们通常会优先选择“NP上”。如：

- (56) 脚跟站稳了，可这人呢，也只剩了皮包骨，骑在自行车上都嫌硌屁股。  
(徐坤《热狗》)

- (57) 沙哈尔迪翻译过来是“脸黄了”的意思。它是在一个杆子上安装一个转轮,上面缠三根绳子,绳子上绑着三个姑娘,小伙子们使劲转动转轮,通过离心力让绳子上的姑娘飞起来。

(新闻报道新华社 2004 年 5 月份)

- (58) 舅舅开门一看,张英才独自靠在旗杆上出神。(刘醒龙《凤凰琴》)  
 (59) 路边的电线上挂着一连串的圆圆的透明的水珠,不时无声地落在煤渣路上。(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另外,上述例句中的“上”无法替换成“里”,这说明“上”和“里”的语义内涵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再如:

- (60) 人长得怪难看的,说话都咬文嚼字,口袋上插了个钢笔,……。  
 (贾平凹《秦腔》)

- (61) 萧克俭接过纸口袋,不慌不忙地将钢笔插在口袋里,戴上手表,将钥匙和打火机分别放进西装两旁的口袋。(《我的一九一九》)

- (62) 玛丽大婶匆匆跟了进去,过了一会又跑到我身边,在我的西服口袋上细心地放入一块折叠好的绣花手帕,……。(《读者》)

- (63) 他把一只手放在口袋上,硬币被他拨弄得叮当响。(《厄兆》)

例句(60)–(62)在表述同一事象时,选用了不同的方位词,“上”和“里”的空间涵义基本一致,所指均为“收纳钢笔、手帕的口袋内部空间”,其相对位置为“内部”。而例(63)表述的是“手”的位置在“口袋的外表面”。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上”和“里”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方位概念会在使用时产生语义交叉现象的呢?简单地说,这主要就是因为立体是由平面组成的,长、宽、高构成“三维空间”,也就是说三维空间概念容纳二维平面。

“里”侧重于空间内部的描述是显而易见的,而“上”侧重关注“与任一面的接触”的语义特征也是很明晰的。因此,用“NP 上”来描述与立体空间的任意表面的接触是可以预见的,也是符合认知逻辑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空间范畴也包含经人的概念化程序形成的抽象空间。

## 2.2.2 NP 下

与“NP 上”相对的“NP 下”也同样可以用容器图式加以分析和解释。下述例句中的“NP 下”也都可以换成“NP 里”,所表述的景象并未改变。如:

- (64) 旅客在昏黄的灯光下喝茶看报,没有人向窗外瞥一眼。  
 (铁凝《哦,香雪》)

- (65) 我们在桔黄的灯光里聊天,这时墙上的挂钟突然敲了起来。  
 (同上)

- (66) 在渡口，月光下站满送行的人，俞山松跟刘景桂同大家一一握手，走上了船。 (刘绍棠《运河的桨声》)
- (67) 看着苏宇躬着背在河边月光里走去时，我悲哀地感到苏宇是要结束我们之间的友情。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 (68) 麦子已跟着割麦人回家了，只剩下麦茬地，默默地躺在阳光下，宛如刚分娩过的嫂子，幸福而疲惫。 (《麦茬地里的母亲》)  
<http://yuwen.chazidian.com/yuedu13337/>
- (69) 他特别喜欢这幢老房子，不论在太阳光里或在月光里都是这样。 (《安徒生童话故事》)

例(64)–(69)中的“灯、太阳、月亮”所照射或所充斥的空间范围可被视为容器，人、房子等可被视为其中的内容物。这里的“NP下”所表达的语义相当于“在……里”，因此，把“灯光下”“月光下”等替换成“灯光里”“月光里”也不影响语义表达。也就是说，容器图示的“N下”突显的是“空间辖域”，用于表明主体的相对位置。

前文谈到，立体空间的“维”指的是方向，三维即前后—上下—左右三个方向。由于“下”定向为“上→下”方向，因此认知主体自然关注立体空间的“上下面”，并以此为坐标描述事物在空间内的存在位置。如果目标物与参照体下表面相接触，人们通常会倾向于优先选用“NP上”进行描述，在“下”的识解过程中就很容易把充当承载物的下表面作为背景信息处理，从而将焦点转移到参照体的“上平面”上，并将其概念化为“点”（通常是将具体参照物概念化为“顶点”，“下”的统辖范围不能高于此顶点）。所以，“NP下”可以被理解为“以顶点统摄的辐射状三维空间”，通常覆盖面的界限和效力是相对确定的。

归结起来，在路径图式和容器图式中，“上/下”蕴含着共通的语义特征：“接触”和“空间容纳”。主观识解是导致“上/下”语义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二者各自的语义要素可在人们的认知中得到凸显。同时，二者在认知模式上也有着维度的质的差别：“NP上”倾向于呈现二维的认知模式，“NP下”倾向于体现三维空间的认知模式。

### 三、“上/下”的语义关联及两种认知意象

由于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具有主观性，所以对其相互关系的识解也会带有个人视角特征。“语义是客观现实和主观认识的结合(沈家煊 1999)”，在语言表达过程中，面对同样的情景，有时认知主体可以选取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解读模式，由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意象。

“NP上/下”在表达容器图式概念时，内容物占据容器的空间位置关系应

被理解为“内-外”关系。一旦主体认知参与其中并将界标具体化时，我们就可以从路径图式概念的“上-下”关系的角度重新分析描述同一情景的句子，其基本语义内涵不变。如：

(70) 车上坐满了乘客，没有一个空位。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71) 晚上，夫妻二人欢欢喜喜地在灯光下，一个编竹箩筐，一个绣花。  
(《读者》)

前文指出，如果将“车”和“灯光”看作是容器的话，我们可以从容器概念的角度来理解句子。其中，“车上”相当于“车里”、“灯光下”相当于“灯光里”，“乘客”和“夫妻二人”存在于容器当中。

(72) 灯花忽地闪耀一下，姑娘从灯花里跳了下来，笑眯眯地站在都林身边。 (同上)

(73) 在一个中秋节的晚上，窗外的月光明亮亮，窗里的灯光红堂堂，都林在灯光下编竹箩筐。 (同上)

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即便把例句(70)(71)中的“上/下”换成“里”，与(72)中的“灯花里”的语义也有区别。“乘客”和“车”“夫妻二人”与“灯光”的关系应为“内-外”关系(如例句(73)“窗里”“窗外”的关系)，而例句却用了“上/下”来表达。显然，句子中“上/下”语义所指的并非是“乘客”与“车”、“夫妻二人”与“灯光”的关系，而是“乘客”与“座位”“夫妻二人”与“灯”的关系。确切地说，二者的关系是“上-下”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又可以用路径图式概念对上述空间方位关系进行重新分析。而重新分析的前提是必须将界标 LM 具体化，即：“车上”→“座位上”，“灯光”→“灯”。这样，“座位”和“灯”被视为界标，“乘客”和“夫妻二人”则为存现主体，“乘客与座位”、“夫妻二人与灯”的关系为“上-下”方位关系，而非“内-外”容纳关系。因此，我们不说“座位里坐满了乘客”、“夫妻二人欢欢喜喜地在灯里，一个编竹箩筐，一个绣花”。而(70)(71)改为以下说法，句义依然不变。

(70') 座位上坐满了乘客，没有一个空位。

(71') 晚上，夫妻二人欢欢喜喜地在灯下，一个编竹箩筐，一个绣花。

我们以此为例，分别将其容器图式和路径图式概念标示如下：



图 6



图 7

从上述分析可以推论：方位词“里”注重表述功能空间，属于典型的容器意象。而“上/下”对应着两种意象图式：路径图式和容器图式。“上/下”共有的语义特征：表面接触及空间容纳。同时，由于认知主体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导致“上/下”语义分化，反映在语言上的表达形式也就截然不同。

- (74) 劫后的刘素子回家后泡在大铁锅里洗澡，她一边洗一边哭，洗了三天三夜。……(中略)两个女佣守着锅下的火，发现小姐在水中与她故世的母亲如出一辙，眼睛绿得让你生出寒意。

(苏童《罍粟之家》)

- (75) 那个叫土匪抓来的小马，当时是把一个大锅扣在地上，趴在锅下没挨炸。

(《作家文摘》1994)

- (76) 大约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摆了一张大木床，木床对面的墙下，冰箱、彩电、录象机，一应俱全。(中略)小桌上老是戳着一瓶“二锅头”，一只酒杯，还有一个盛下酒菜的碟子。月初时，碟子里装的是花生米，月中，装的是豆腐丝，月底，装的是蒜瓣。

(陈建功《皇城根》)

- (77) 没有死下的鸡嘎嘎垂死哀鸣，鲜血从鸡的硬喙上滴流下来，曲曲拐拐在地上漫流，几十条蚯蚓似的血流汇集组合，槐树下变成了血红的土地，散发出强烈的热血的腥气

(陈忠实《白鹿原》)

“茶杯、铁锅”都可被视为典型的容器，突显功能空间为容器内部盛装功能时用“茶杯里、锅里”；而“桌面、喙”被视为桌子和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可被理解为“桌面、硬喙本身”。“桌上”表明“水”与“桌子的上表面接触”；“硬喙上”用于表述硬喙沾满鲜血这一情景。同样，“锅扣在地面”我们说“锅扣在地上”，但“锅”与“火”为两个独立存在物，具有离析关系，“下”与二者均无瓜葛，在无法把“下”看作其中某一方的某一部分时，“锅下”传达的信息是“火”处于“锅”的下方。这种离析关系在“墙下、

槐树下”体现得更为明确。显然，“下”用以标示“冰箱、地面”等物的空间位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上/下”的认知模式有着维度上的质的差别，二者独特的专有语义属性是很明确的。

下面，我们列表归纳“NP上”和“NP下”的优先认知倾向：

表 1.

	NP 上	NP 下
认知识解	客体与载体的部分承载关系	独立个体间的相互位置参照关系
语义重心	接触、附着	离析、容纳
	显性	隐性
	可视的、外显的	分离的、内隐的
方向性	由低向高→泛化	由高向低→定向
语义特征	有界限的 对“面”的遍及	非终结的 由顶点统摄的辐射状覆盖
	载体平面相对开放	覆盖界限和效力相对确定
认知模式	拓扑式的二维平面	投射式的三维立体空间
	主观	客观

#### 四、主观视点对“上/下”的认知模式的影响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观察，为范畴的划分提供了基础。

孔令达、王祥荣(2002)指出，里与外、上与下本来是相对应的方位词，但在儿童语言的发展中，它们的习得时间却有先后之别：里先于外，上先于下。这与皮亚杰(Piaget1956)实验证实儿童最早形成的是拓扑空间概念，稍后是投射空间概念，再后是欧几里得空间概念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儿童对物体间的包含、邻接关系较易感知，而要理解物体间的离析关系存在一定的难度。“里”类方位词反映的是一种包含和被包含的空间关系，“上”类方位词表示附着，物体和参照点呈现一种接触性的位置关系，它们都是表示拓扑空间关系的方位词。位置关系是一种显性的空间关系，属于比较具体的语义范畴，容易被个体察觉，也能被反复感知，因而在儿童言语中出现得最早。而“下”类方位词指低于参照点的位置，相当于下方，除了表示物体的位置外还暗指方向，方向在空间中体现的是一种隐性状态，目标物和参照体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彼此呈现一种离析的状态，具有延伸性，不易被捕捉。为此，“下”应为表示投射空间关系的方位词，属于比较抽象的语义范畴，这无疑增加了儿童理解和使用的难度，“下”的习得自然晚于“里”类和“上”类方位词(孔令达，王祥荣 2002:114-116)。

任何一个物体都与其所处空间相邻接，人类自身也处在被容器(如房屋)包含和受地面或其他物体承载之中。物体间这种紧密相邻、互相接触的空间关系构成人们早期世界里物体存在的主要形态，这使得人们总是按照理想的认知模式优先选择方位词的使用，把对物体空间关系的理解语言化，以满足交际需求。语言表达具有一维线性特点，在表述概念世界时要受主观视点和认知模式制约。在对空间坐标及其维度的感知和把握中，认知主体的视点等心理因素起着关键性作用，同一界标会因人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过程的不同而呈现维度表达式的不同。通过前面的考察得知，路径图式中的背景常被视为一个“面”，而在容器图式中则被辨识为一个“域”，这是不同的认知方式所致。

从认知的角度来说，“天地”可被视为一个宏观的具有立体空间特征的容器，人为处于其间的的内容物。同时，由于人类置身于地球表面，更容易将地面主观识解为承载自身并与自身相接触的平面，从而淡化其空间性质。下面两个句子中所描述的客观场景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因说话人的主观视点的不同而形成的认知意象有所不同。例如：

(78) 她把车票撕成两半，扔在地下。(曹禺《日出》)

(79) 鞋连袜子冻在一起，扔在地上咕咚一声响。(梁斌《红旗谱》)

对例句中的“地下”和“地上”，我们可以按两个意象图式来理解。如果以人类自身为参照，借助路径图式来分析的话，那么就以视线高度为界将空间分为两个部分，“天”在远处为“上”，“地”处于低处为“下”，“天”和“地”呈现高低位差。显然，“地面”会被识解为最低处，为“下”。采用这样一种认知方式，人们自然会说“扔在地下”(“下”读轻声)，如例(78)；如以可视、易辨识的地面为客观参照的基准，又可以分出“地上”和“地下”(指地平面

以下，“下”重读），并可在地面视为与承载物相接触的承载体表面，呈现二维认知模式的“上”更符合“接触”这一语义要求，因此，就完全可以说“扔在地上”，如例(79)。

可见，两种说法的区别就体现在主观意象中参照物的不同也即认知模式的不同。在此，“上/下”具有相对性，主观视点决定认知方式，并影响语言形式的选择，由此形成的意象概念的不同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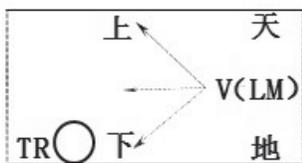


图8 “扔在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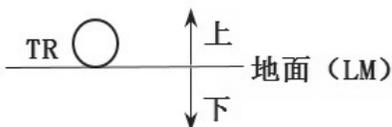


图9 “扔在地上”

正因为“上/下”有可替换的语义基础，所以就产生了下列既能说“地上”又能说“地下”的语言现象。

- (80) 刘魁胜恢复了凶煞神的面孔，腾地跳到地上，粗声野气地朝外面问。  
(冯志《敌后武工队》)
- (81) 老王太太听到这句话，沿脑盖子上，一根青筋绽出来，扔下针线活，跳到地下，暴躁地骂道：“你倒要来管我了？”  
(周立波《暴风骤雨》)
- (82) 突然，她看见了放在地下的水果篮，这才想起了应该准备逃走的事。  
(杨沫《青春之歌》)
- (83) 周姜氏咚地拍响了条案，往地上吐出一口粘痰，变成了破口大骂。  
(王蒙《活动变人形》)

总而言之，“上/下”承继着相似的“遗传基因”，而主观识解导致其认知意象有异。正是因为“上/下”均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因而“NP上/下”体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同时，认知模式的优先识解的区别又从根本上导致二者的语义重心产生分化。

与“下”相比，“上”更为外显，更容易被识别和认知，因此，其衍生性也就更强。反过来，频繁使用也加速了其语法化进程。“NP上”和“NP下”的某些不对称表现，有时也同“上”和“下”的语法化程度不同或者说二者处于不同的语法化阶段有关。

**参考文献:**

- 方经民 1999 《汉语空间方位参照的认知特点和语义理解》，《现代中国語研究論集》中国書店。
- 孔令达 王祥荣 2002 《儿童语言中方位词的习得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第 2 期：111-117.
- 齐振海 闫 嵘 2015 《空间认知的语言与心智表征》，《外语学刊》第 4 期：31-35.
-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王 棋 2016 <“上”的语义发展路径>『北九州市立大学大学院纪要』(29): 25-60.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iaget, J. & Inhelder, B. (1956).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Spa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